

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第七冊目錄

江 蘇

江蘇光復紀事·····	郭孝成·····	一
吳淞光復軍紀略·····	漢史氏·····	三
辛亥江南光復實錄·····	錢基博·····	五
無錫光復志（節錄）·····	錢基博·····	五
附 檄南京文·····	鄂政府·····	七
上海軍政府宣言書·····	滿夷猾夏始末記·····	七
上海軍政分府檄鎮江文·····	中華民國史料·····	七
檄南京文·····	江浙聯軍·····	七
檄南京文·····	上海軍政府·····	七
參加第九鎮南京起義·····	楊嘯天·····	七
攻寧記·····	錢化佛述 鄭逸梅記·····	八
上海商團小史（節錄）·····	辛亥革命光復上海商團同志會·····	八
清真商團紀略·····	清真商團·····	八

江蘇起義清方檔案……………故宮檔案館……………九三

江蘇民清軍交戰清方檔案……………故宮檔案館……………一〇三

浙 江

浙江光復……………鄒 魯……………二八

浙江光復記……………郭孝成……………一三五

浙江辛亥革命紀實……………褚輔成……………一四九

嘉興光復史詳誌……………時 報……………一五七

嘉興外五邑光復記……………時 報……………一五九

光復湯邑小史……………惕 微……………一六九

寧波之宣告獨立……………國風日報……………一六一

浙軍攻取南京詳情……………時 報……………一六三

安 徽

安徽光復……………鄒 魯……………一六六

安徽光復記……………郭孝成……………一七三

安徽革命紀略……………孫傳瑗……………一八〇

吳烈士陽谷革命史……………長沙日報……………一八八

鄂軍政府檄安徽文……………滿夷猗夏始末記……………一九五

安徽起義清方檔案……………故宮檔案館……………一九六

廣 西

廣西光復……………鄒 魯……………二九

廣西光復記……………郭孝成……………三一

廣 東

廣東光復……………鄒 魯……………二四

廣東光復記……………郭孝成……………三七

光復廣東始末記（節錄）……………李 準……………二四

附 南京宣佈反正時情形

廣州光復與周劍公……………胡漢民……………二五

廣東起義前後清方檔案……………馬小進……………二五

附 條陳

福 建

福建光復……………故宮檔案館……………二五

福建光復記……………故宮檔案館……………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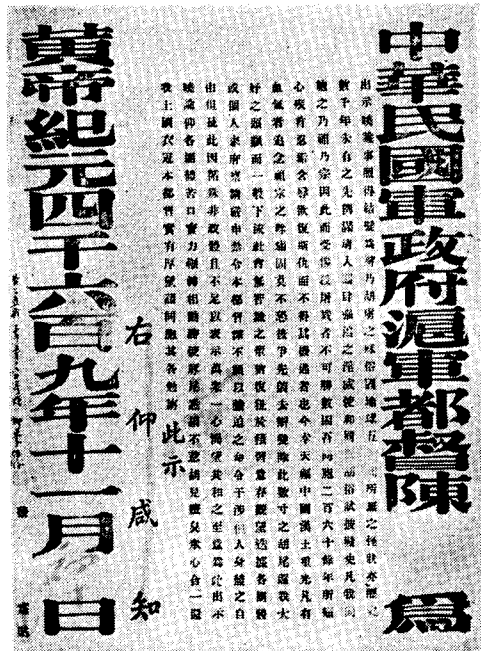
附錄 福建之外交文件

汀江流域革命史……………郭孝成……………二六

中國革命紀事本末……………太平洋報……………二六

福建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二六六
蒙古		
蒙古獨立記·····	郭孝成·····	二六七
蒙古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二九三
山東		
山東舉義·····	鄒魯·····	三三八
山東獨立狀況·····	郭孝成·····	三三七
檄山東文·····	黎元洪·····	三三七
山東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三三八
山東民清軍交戰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三四五
河南		
河南舉義·····	鄒魯·····	三五三
河南革命慘史·····	郭孝成·····	三六〇
檄河南文·····	鄂軍政府·····	三六七
王天縱·····	佚名·····	三六七
河南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三七〇
東三省		

東三省起義·····	鄒魯·····	三八九
東三省革命紀事·····	郭孝成·····	三九三
關東革命始末紀·····	張根仁·····	四〇三
辛亥招募革命騎兵記（節錄）·····	張西曼·····	四〇四
東三省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四一八
新疆		
新疆伊犁舉義·····	鄒魯·····	四二八
辛亥新疆伊犁亂事本末·····	張開枚·····	四三〇
辛亥新疆定變紀略·····	鍾廣生·····	四四一
新疆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四四五
西藏		
西藏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四六六
海軍		
海軍反正·····	鄒魯·····	四六九
辛亥海軍舉義記·····	張懌伯·····	四七一
附錄		
民國各團體之組織·····	郭孝成·····	四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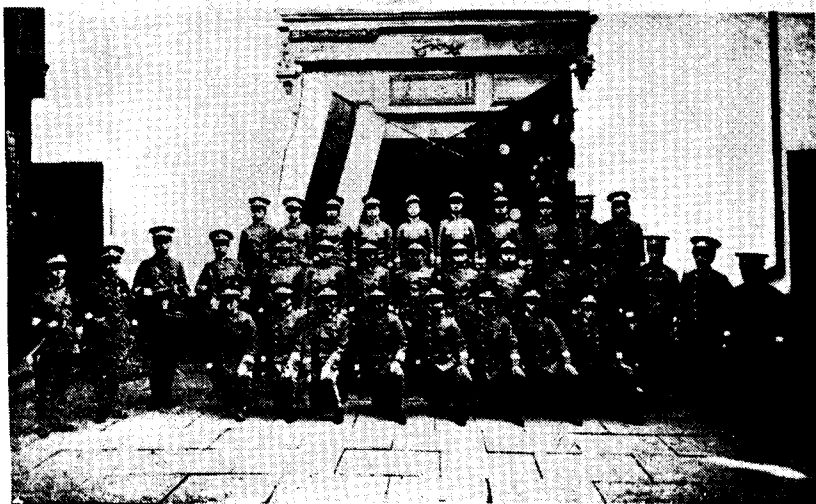


滬軍都督府剪辦文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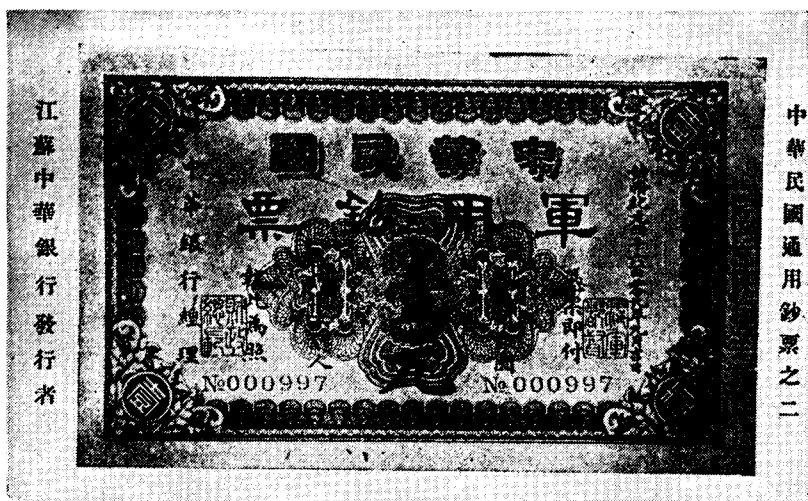
滬軍都督府命令

軍 民 國 女 海 上



Chinese Revolutionary Amazon Corps of Shanghai

上 海 女 國 民 軍



江蘇中華銀行軍用鈔票

江 蘇

江蘇光復紀事

郭孝成

第一節 上海吳淞之光復

上海租界內，原有民軍總機關，謀畫各省事宜。惟民軍所領之地，皆在中部，無海口以資交通，不免有內外隔閡之患。故先期與巡警商團，及學界等，商約周妥。至九月十三日午後，閘北巡警局被焚，民軍遂佔該局。而巡邏隊乘勢起事，槍聲不甚猛烈。同時各警局巡士，咸向巡長索取子彈，槍聲四起，各巡局職員，紛紛逃竄。三時，民軍佔巡警總局，高懸白旗，書光復二字，露臺演說。於是各處巡局遍掛白旗，巡士均袖纏白布。商店開風，爭先閉市，民軍立即曉諭，照常貿易，無庸恐怖。是時商團防營，一律均白布綴袖。四句鐘時，民軍派敢死隊百數十人，荷槍排隊入城，分佔各城樓，懸民軍旗幟於其上。隨派兵分赴道縣兩署看守，並出六言告示安民。各城門均有民軍防守，惟仍任人出入。民軍至道署時，囑內外辦公之人，盡行出外，惟不准攜帶物件。迨署中各人走出之後，即由該軍直入三堂，以炸藥一小包拋擲，霎時烈焰上升，勢甚猛烈，延燒大堂約半時許，火即熄滅。前清滬道劉燕翼，是日午後早已得悉事變，攜帶關防，並密諭各房書吏，及各幕

友，遷避洋務局。該軍隊將道署舉火後，繼至守府署大堂縱火，祇燬去大堂宅門。王都司亦不在署，旋復返衙，收拾行裝，往吳淞去矣。繼又至參府署，參將楊某，見民軍來署，聲言避讓，可勿縱火，免致附近居民驚惶，民軍亦俯諾而去。繼至縣署，毀去什物，內外監獄各犯，因恐釋出擾害治安，是以加兵防守，以便詳行審釋。當分道攻擊各署時，製造局正值放工之際，民軍由西柵欄逕至局前，計共數十人，身穿白色軍服，袖鑲紅綫，一擁而進。先由領袖一人，用炸彈擲擊，敢死隊乘機進攻，駐局門首之礮隊營兵，上前阻止，該民軍婉言陳說。詎礮隊營兵，開槍轟擊，民軍被傷八人，敢死隊領袖亦傷手臂。民軍見勢不勝，死力抗拒，一面把守局門，一面盤據大南門外望道橋一帶，尙圖進攻。旋聞龍華已有大隊衝鋒而至，遂即乘隙退回。

九月十四日晨四句鐘，兩軍續戰，民軍即佔據製造局之一部分，官軍力守，戰容至爲劇烈。然四圍田野，均有民軍把持，製造局之通道，亦由民軍用大礮鎮守，且礮工隊外，尙有大隊軍士爲之贊助。官軍騷亂無措，製造局全部旋即爲民軍所佔領，介乎該局與城垣間之軍人兩營，亦均歸附。民軍勁旅之守衛此局者，約共四五百人，即將局內洋槍，以次俵散於各軍人。上海全體通建白旗，行人照常往來，店鋪照常開市，與平時毫無殊致，若未知有兵事者。

九月十五日民軍代表李厚之往謁樸柏君，請先將滬寧鐵路，移交民軍管理，磋商甚久。樸柏君即偕李君往晤英總領事，彼此訂有成約，已將該鐵路移交民軍管理，外國衛隊，亦即撤退。大局既定，即定原有海防廳爲辦事處，舉陳其美爲滬軍都督，參謀李燮和、陳漢欽、黃膺白、章梓、李顯謨、楊譜笙、鈕建章、沈虬、葉惠筠、王熙普，遂布署一切要政。所有臨時佈告，略紀一二。

軍政府佈告 我漢族同胞公鑒：今日起事，爲同胞請命，非仇公等也。公等本滿政府之命下，自當不曠其職。但滿政府者，乃馬賊之遺孽，凡我漢族同胞必當仇視者也，不當墮其彀中，以助紂爲虐；又不當抗我義師，以塗炭生靈。公等如誅奸投順，以與義師協力同心，共討滿賊，報我漢族之仇，共建共和國，此亦公等之義務當不容辭也。大局幸甚！同胞幸甚！

照會各國領事 爲照會事，照得敵國久受滿洲專制政體之虐政，自武漢本軍起義以來，四方響應，已得最上之結果。上海爲各國通商中西薈萃之區，居民不下百數十萬，加之近來內地各省避難遷來者，與日俱增。本軍政府以目下上海銀市敗壞，已達極點，爲維持商務保守和平起見，擬即日佔據上海，以安市面。惟念上海租界遼闊，本軍政府現在軍事旁午之際，勢難代謀，請貴領事即加警隊格外防護，實爲德便。

照會商務總會 本軍政府爲光復祖國拯救同胞起見，不得已而用兵。軍興以來，東南各省，以及魯晉汴陝，次第響應，痛飲黃龍，指日可待。上海爲華洋巨埠，兼之市面緊急，深恐惹起意外。本軍政府用特收回自保，要使中外僑民，安如磐石。久認貴會爲商界之總機關，務望各商家徧給傳單，剴切曉諭，維持市面。須知此次起義，爲弔民而來，師到之處，一草一木，秋毫無犯，商仍爲商，工仍爲工，幸勿虛事張皇，致礙貿易，無任禱盼。

通告各省城鎮地方巡警 爲通告事，鄂軍起義，各省響應，雪仇之心，不約而同，人心如此，天意可知。本軍政府担光復之重任，指日即率師大舉，深恐饑寒無告之民，乘間竊發，施其搶掠之手段。而本軍政府軍事旁午之際，勢難兼謀並顧。所有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維持地方之安寧秩

序，皆惟我同胞之警士是賴。理應通告各省巡警父老兄弟，共謀同胞之幸福，方不負本軍政府弔民伐罪之本意。凡我義師所到之處，爲地方巡警者，上至長官，下至巡警，左手均袖以白布，局中高懸白旗，曉諭安民，以示誠意。其守望巡邏之規則，官弁長警之薪餉，概照向章辦理。至義旗將到，決勿自相驚恐，畏縮不前，是爲切要。倘臨事之時，官警棄局先逃，置人民不顧，致我同胞受擄掠之害，本軍政府惟有派將拿獲，從重治罪。深望親愛同胞巡警所鑒諒者也。特此通告。

軍政府示 爲曉諭事，照得我中華同胞建國於斯，四千餘年，均屬黃帝子孫。後因明末流寇之亂，被滿奴乘危佔據，我同胞受其殘虐者，二百六十年矣。本軍政府爲拯救同胞恢復祖業起見，東南各省，已次第克復。上海爲通商巨埠，自應即日收回，由軍政府管理。本製造局雖係滿清政府設立，而其實皆吸取我同胞民脂民膏所辦。且所造軍火，本係防外。今滿奴欲以殘殺漢人，其用心之險惡，吾同胞稍有智識者，無不切齒痛恨。今本軍政府已舉民政總長李平書君總理局務，凡局內司事工人等，務須一概照常辦事，聽李總理命令，毋得違誤，致礙大局，切切特示！

吳淞口軍警商學各界，得民軍於上海起事之消息，即於九月十三日通宵集議，決定獨立。十四日皆懸白旗。寶山縣前胡令不從，經民軍敢死團至署搜出印信，檢查庫銀缺萬餘兩，勒令如數交出。假復且學校講堂爲辦事處。駐淞粵軍濟字營，由民軍設法收撫，月餉照前加半，各勇一律遵從。本鎮軍警，時荷槍巡查，鐵路車站，及淞關局卡等處，皆有民軍看守。其礮臺守管各勇，均圍白布於袖，亦用民國旗幟。江灣官軍共二百名，全體譁變，投入民軍。不動聲色，而吳淞已全鎮爲民軍佔領矣。

吳淞既定，衆議推李燮和爲軍政分府。即日傳令粵軍濟字營，將駐防江灣之二大隊，撤回淞鎮，以便調赴嘉定，直達太倉。按李燮和以書生奔走革命十餘年，當武昌起義時，燮和尙在本籍安化，八月杪過武漢，即趨上海。淞之克，燮和之功第一，旋以衆推爲吳淞軍政分府。顧念南京未復，北虜方張，日夜籌所以進取之計，不遺餘力。特將洩任宣言照錄：

本軍政分府，本由武昌軍政府分出，今承認武昌軍政府爲中華民國臨時中央政府，兼承認蘇州軍政府爲江蘇全省軍政府，其辦法如下。

(一) 本分府專以籌備進行軍務爲主，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歸蘇州軍政府辦理。

(二) 本分府暫借吳淞中國公學地址，爲辦軍務之所。

(三) 凡吳淞可屯駐操演軍隊之公所地段，均由本分府擇用。

第二節 蘇州光復記

自武漢起事，清廷方宣布罪己之詔，僞稱真立憲。而北軍礮擊漢口觀戰居民，東南各省人民，愈形憤激。蘇屬士紳，已屢次協議，決定宣告獨立。正在推舉代表，謁見撫院。九月十四夜，有民軍五十餘人，由滬專車赴蘇，先赴楓橋新軍標營宣告一切，共表同情。時至三下鐘，新軍各兵，羣向隊官請領子彈。當時隊官初未之允，嗣見各兵要求不散，遂即一律發給。至十五日天明時，馬隊步隊工程輜重等隊，先後進城，類皆袖綴白布。閭門及各處城關，一律派兵駐守，一面巡防營，一面民軍，行人往來，祇准空身出入。民軍進城之後，逕往撫轅請見，羣相推戴。清撫程德全當即宣

言，值此無可如何之際，此舉未始不贊成，務必秋毫無犯，勿擾百姓云云。於是民軍將江蘇都督印呈進，連放九礮，一面旗桿上即將新旗高懸，文曰中華民國軍政府江蘇都督府與漢安民。至是時，則各門城牆，均已高懸白旗。迨十下餘鐘，如觀前街閭門街以及道前街一帶商店，類皆白旗招展，有書新漢大漢字樣，或書光復。至午後則住戶人家，比比皆是矣。先是十四日蘇州紳商得上海之信，以省城人民財產，以及全城商業，關係甚鉅，當由民團紳董潘祖謙，商會總理尤先甲，往謁程撫憲，請其保全地方治安，免致生靈塗炭。力請再三，程始允可。又同日縣自治所董江衡、孔昭晉亦在所內，公議自保條件，當晚進撫署，面呈一切。本日午後自治紳董吳本善、方炳勳，商會總協理尤先甲、吳理杲，錢業代表龐天笙，當業代表龐鼎君，商董倪詠裳，團董潘祖謙，教育會孔昭晉等，均便衣謁見都督，面商進行事宜。至紳士中大不以此舉爲然者，鄒福保一人而已。又蘇州商會於十四日傳令各商團，於夜間一律出巡，嚴防土匪藉端滋擾。是晨見民軍已來，袖綴白布，均甚歡迎。并各認定日夜時間，輪流出巡，共保治安。

即日都督府發出六言簡明告示云：照得民兵起義，同胞萬衆一心，所至秋毫無犯，莫不踴躍歡迎。各省名城恢復，從未妨害安寧。蘇省通都大邑，東吳素著文名，深慮大兵雲集，居民不免震驚。今特剴切宣告，但令各界輸誠，願我親愛同胞，仍各安分營生。外人相處以禮，一團和氣不侵，旗幟視同一體，抗拒反致死刑。共和政體成立，大家共享太平。

又都督府頒發暫行軍律：一臨陣退縮者斬。一強姦婦女者斬。一騷擾百姓者斬。一造謠惑衆者斬。一搶劫錢財者斬。一傷及外人者斬。一漏洩軍情者斬。一縱火殃民者斬。一傷殺婦孺者斬。

又諭誥本府廳司各員文云：江蘇都督府成立後，業經委任各部長，分治各事。但舊政府之所以必須改革，由於行政之腐敗。腐敗之原不一，要以彼此隔閡，各存意見爲最甚。都督府一切機關，組織完善，又得一時賢俊，鼓舞襄助，隔閡一層，當可無慮。惟意見二字，最爲可懼，其潮流所及，實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餘。大凡意見之起，總由於權利之一念。目今志士，組織敢死隊決死團，爲光復共和計，雖犧牲性命，尙所不顧。我同志同事，但期可以達其光復共和之目的，則犧牲其權利，更何足惜。蓋個人有意見，則不能成團體；各團體有意見，則不能成一邦；各邦有意見，則不能成一國；相爭相軋，黨派紛歧，人民或因此而受剝膚之痛，尙何共和幸福之足云哉。當茲刷新之際，首須推誠置腹，協力同心，無不洽之情，不通之意，功則爲全體之榮，罪則爲全體之辱，視同胞若家人，以公事爲家事，持此不懈，方能爲人民增幸福。若僅眩於新政府之虛名，而襲昔人腐敗之實害，則人民猶是困苦，大局仍難太平，殊非本都督保衛地方愛護人民之初意，亦非諸賢達熱心誠意相與共事之本心。爲此不憚煩言，願與諸君子共勉之！

又告示云：爲剴切宣佈事，照得江蘇宣布獨立，組織都督府，原爲保全合省人民之性命財產起見。數日以來，居民安堵，羣情懽忻，足見傾向共和政治，萬衆一心。但天下事易於發始，難於圖終，現大局尙未全定，方期實力進行，全省之事，須全省人同担其責任。所貴通力合作，一德一心，上下無不洽之情，遠近無不通之意，互相救援，互相體諒，持此不懈，自能立致太平。若仍因循推諉，不自負責，地方必無進步，殊非本都督改革政治之本意。爲此剴切宣布，俾衆周知。並應由自治公所反覆講解，使村農牧豎以至婦人女子，咸明此次改革之由，與他日進行之策，庶乎新機

煥發，幸福日增，本都督愛護地方之心，藉以稍慰。其各一體知照，切切特示！

都督府成立之後，除程都督電飭各屬知照外，其內容擬分四部，一民政部（部長推張謇），一財政部（部長推應德閔），一交涉部（部長推伍廷芳），一司法部（部長推鄭言）。

九月十六日午刻，軍政府忽得南京秘密偵探員報告云：江督張人駿已遣兵二千，即時出隊來襲。軍政府聞報，亦即飛撥精兵兩支，水陸二路，進行迎敵，以爲先發制人之計。計算兩軍當在鎮江相見。一面將城壕所設各礮，預備裝配子彈，並經城軍將各城門緊閉。一時城內外居民見此情形，莫不驚惶異常，咸謂有北軍來擊，咸欲紛紛逃避出城，爭先恐後，擁擠萬分。城內外各舖戶，亦一律閉門罷市，形狀惶亂，極爲可哂。後經軍政府得知，立派員馳馬曉諭安民，並將城門立時開放，任人行走，衆情方定。迨下午，各店復相率開市，照常貿易，秩序始復。惟此一誤傳，而城中之亟亟遷避者，又不知凡幾矣。旋經軍政府急繕告示多道分貼，以資鎮壓云。

同日蘇松常鎮太五屬代表，謁見程都督，述十五日在滬開會之意，衆情推戴。程都督接見甚爲和藹，謂現既担此重大之責任，處有進無退之勢，且與全省士民共負保衛治安之責，誓與江蘇共同生死云云。各代表亦以都督首先贊成獨立之議，使地方人民無絲毫之損失，亦願同心一德，共濟艱難，並互商保衛鄉土之策，乃興辭而退。

程德全以前清巡撫，受人民之擁戴，爲民國江蘇大都督，兵不血刃，民不受驚，蘇州城垣，完全奉民國號令，其奠定之功，已昭昭在人耳目。且能通電各屬，令其即日反正，故蘇松常鎮太五屬，相繼光復。及張勳負固金陵，尤能挈合江浙聯軍，誓師討虜，不半月而金陵爲民國地。視張鳴

岐馮汝驤朱家寶諸人，不啻天壤之別。而軍書旁午之際，一切軍政民政，措施裕如，其口口之才，亦誠加人一等。嗣以金陵光復，各省咸議請程都督移駐南京。其時又以臨時政府方議籌設，程都督往來寧蘇滬三處之間，席不克暖，於是蘇州城內，以鎮攝無人，頗演出軍警爭鬥之烈劇。知者咸諒程都督之兼顧不及，且愈念其前此坐鎮之功。

蘇垣自程都督未能常駐城內，搶刼之風日甚，爭鬥之禍日烈，其甚者至於開槍對敵。十一月初十日，蘇垣閭門外馬路有某營排長等多人，因強剪路人髮辮，被衆不服，圍住痛毆。旋經崗警將該排長解入捕房，即奉朱棣村區長飭令轉送留園紅十字會醫治。惟動手之衆，均已星散。詎該軍士等，遂遷怒於巡警。翌日適值星期，衆兵不聽指揮，遽自出隊，將沿路崗位木房悉行推倒，崗警祇得逃避。該兵等遂一路擁至馬路一區警局，肆行毀打，房窗器具等物，散失滿地。該局通班長警及巡邏隊，亦即整械抵敵，始尙徒手白戰，旋竟互相開槍。幸朱區長恐誤傷人命，釀成不可收拾之禍，遂率衆暫行退讓，以避其鋒。未幾城內騎巡巡防等隊，及該營管帶，皆飛馳而至，竭力彈壓，該兵始振旅而回。旋經軍政廳盧世儀君趕派委員數員，率兵一隊出城調處，惟馬路警局打毀後，是日馬路各巡士，均未上崗，由城外商團代爲梭巡防護云。

是日午前城內各區警局知馬路捕房被毀之信，咸互相會議，羣有戒心。而西路三區分局之昇平橋崗警，先數晚有巡邏隊出巡過彼，曾見有人從舊藩署扛出桌椅等件。該署中因庫儲重地，本由軍政府撥標兵一隊，在內駐守。巡邏隊恐桌椅被竊，即將扛物者交該崗警看守，一面入內查問。標兵不服，幾起衝突，該兵等追出，即將崗警拘獲，帶入署中。此事尙未解決，至此忽有謠傳，謂該標

兵亦欲與西路三區尋釁之說，致崗警咸不肯上街。西區第三支部商團開信後，恐驟有警變，必致擾亂治安，特由隊長葉榴生君，傳集全團會員，一律戎裝佩槍，出外巡行，至晚幸各無事。

是晚十句鐘後，有駐紮舊臬署之陸師選鋒營兵士十餘人，出隊梭巡，至舊藩署經過，標兵出而查問，不知如何錯誤，遂致互起爭鋒，旋各開槍轟擊。選鋒營被傷二人，乃飛報本營出隊救援，一面將礮位拖出置於署前。西路商團民團，亦聞警馳至，力往彈壓。旋經兩方面警官隊官辯明誤會，竭力喝阻，始克停戰。當兩軍交關時，警務公所距離較近，聞槍聲劇烈，誤爲日間打毀馬路警局之兵，前來挑釁，致各科長科員，及衛役人等，莫不慌懼異常，紛紛出外奔避。一面由騎巡隊隊長官，督率衛隊及騎巡隊等，整備槍械，在新橋頭駐守防堵。旋知事已平靜，衆始返所安臥。

凡前所紀，不過其甚者，至於小風潮，幾於無日無之。程都督奔走滬寧諸要公，既不克分身來蘇，加以積勞成疾，以致政躬不豫，遂薦莊蘊寬以自代。各界均表同情，即以爲代理江蘇大都督。而程都督不日又受臨時政府內務部長之委任。惟莊都督雖代行都督之職，然都督府前已議定移駐南京，遂於十一月十二日，隨孫大總統同車赴寧任職。而蘇州仍屬遙制，無人專任庶務，以是城垣亦不靜。蘇州士紳建議以南京此時既爲臨時政府所駐之地，地方自不虞無人善後，即請莊都督移節蘇州，以資整理。莊都督體察情形，爰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寧蒞蘇。二十四日蘇地紳商等開歡迎大會於怡園，各界演說，大致不外乎倚望都督，仍行駐蘇，庶有以鎮懾匪盜，啓沃新民等語。都督答詞，亦謂雖蒙程都督委任代理，斷不敢以五日京兆爲心云。

編者按：本節有過分頌揚程德全之處，大抵根據當時報章所載，人民並未真正愛戴程德全至此。